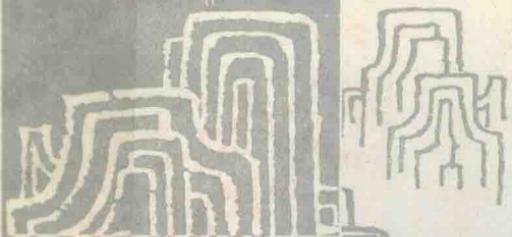


戲曲研究

XI QU YAN JIU



文化藝術出版社

戏 曲 研 究

第五十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戏曲研究》编辑部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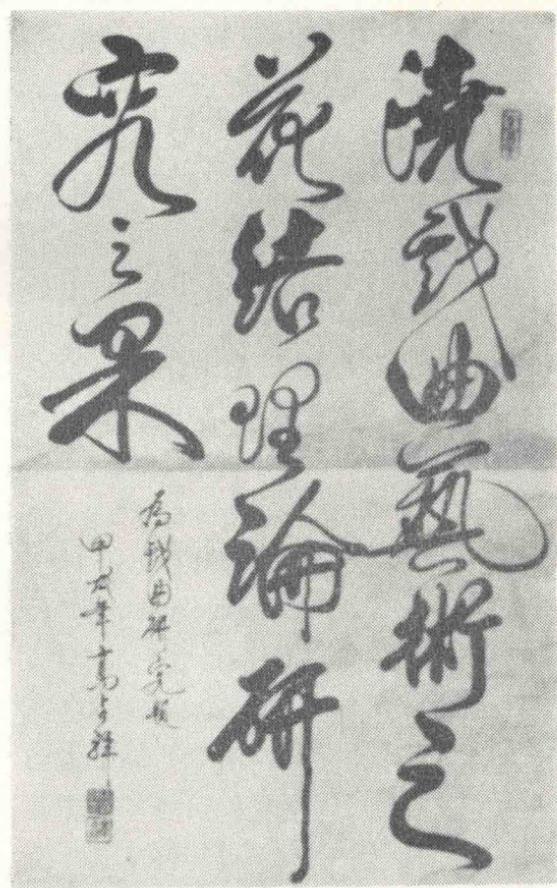
主 编 颜长珂
副主编 安 葵
责任编辑 毛小雨
万 素

戏曲研究
第五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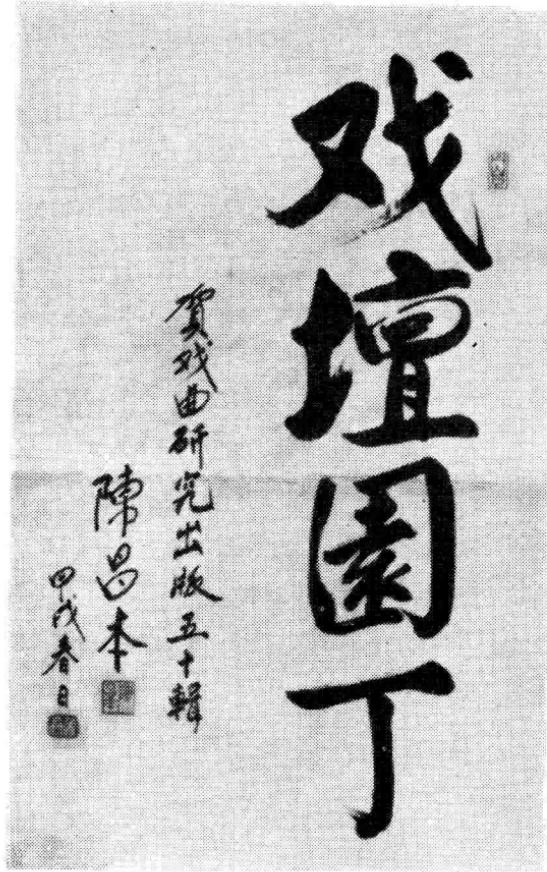
*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马坡兴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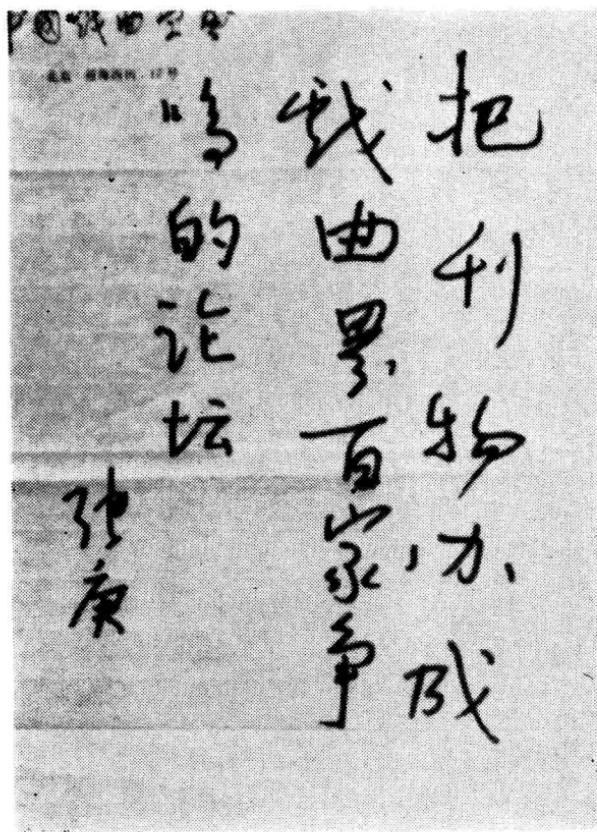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毫米1/32印张 7 字数180,000
1994年9月北京第1版 199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1327-4/J·423
定价：4.05元



文化部常务副部长 高占祥



文化部副部长 陈昌本



著名戏剧家 张庚

加強戲曲研究
弘揚民族文化

戲曲研究六十期誌慶

一九九四年七月 郭漢城題賀

著名戲劇家 郭漢城

圖片均为王建民 摄

目 录

瞻前顾后

- 锦瑟无端五十弦 颜长珂 王安葵 (1)
——《戏曲研究》五十辑感言
学科建设及其他 余从 (6)
回顾与瞻望 沈达人 (22)
建立开放型的多维研究系统 苏国荣 (24)
一点希望 章诒和 (30)

理论及美学

- 戏曲导演与音乐 黄在敏 (33)
戏曲艺术的“交叉”与“对照” 刘淑兰 (50)
戏曲创作与塑造典型 (续完) 沈尧 (59)
吴梅戏剧美学思想探微 梁冰 (91)

戏曲文学

- 彩凤不肯随鸦 张树英 (105)
——论崔莺莺
朱有燉杂剧再评价 常丹琦 (127)
失意的苟且 刘彦君 (145)
——李渔创作心境论

史料

粤剧在东南亚

赖伯疆 (167)

明代民间戏曲中的三国戏

[日本]上田望 (181)

书评

书《巴蜀目连戏剧文化概论》后

陈 多 (200)

剧坛人物

走出高原

未名 邢果 (217)

瞻前顾后

锦瑟无端五十弦

——《戏曲研究》五十辑感言

颜长珂 王安葵

《戏曲研究》丛刊自1980年复刊，已经编辑出版了49辑，现在要编第50辑了。按照中国的传统，五十大寿要庆贺一番；我们不搞庆贺活动，但是回顾编辑这50辑的这15个年头，是有许多东西值得回味、许多经验值得总结的。

50年代，中国戏曲研究院曾办过《戏曲研究》季刊，现在的《戏曲研究》对当年的《戏曲研究》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因此叫复刊。从工作上讲，实际是创办。所以要办这个刊物，是为了适应打倒“四人帮”后戏曲事业的复兴和发展的需要：新的实践推动理论研究的前进，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也需要理论。当时，重新集合起来的戏曲理论研究队伍有一股开拓进取的热情，于是，在老院长张庚、郭汉城的领导和支持下，积极筹办了这一刊物。复刊时主编是郭汉城，戴不凡、颜长珂、苏国荣先后任副主编。1987年后，颜长珂任主编，王安葵任副主编，至今。第1—3辑是与吉林《社会科学战线》合编并在长春出版的，在刊物的创办中，

华迦、张书苓等同志做出了很多努力，她们也长时间地从事了编辑工作。沈达人、黄克保、刘念兹、萧晴、龚和德、朱颖辉等同志都曾以编委身份参加过编辑工作。先后在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朱文相、章治和、刘彦君、孙永和、傅珑、童婕等。现在正在编辑部工作的有王振潜、毛小雨、万素同志。

尽管编辑人员不断有所变化，但编辑部始终是一个团结合作、勤勉工作的集体，刊物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特别是因为得到了全所同志和学术界同行和读者的支持，也得到了海外朋友们的支持，因此这个刊物能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园地，据1—45辑的统计，共发表戏曲研究文章866篇，其中本院作者的文章290篇，院外作者（分属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撰写的文章560篇，海外作者的文章16篇，在团结老作者、培养青年作者，促进学术交流方面，刊物起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十几年的编辑生涯平淡无奇，但这50本刊物凝聚着全国老中青三代戏曲理论工作者的心血和对事业的深情，在和作者的书信往来和谈话中，我们更深知他们的甘苦；从读者的反映中我们知道他们需要这份刊物。

因此我们有理由珍视已经取得的成绩。

二

《戏曲研究》的编辑出版与新时期戏曲发展的历程基本同步。新时期以来，戏曲艺术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它从“四人帮”造成的百花萧杀中复苏，并以恢复上演优秀传统戏和创作了大量新作品而迎来了新的繁荣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

生活的急剧变化，戏曲剧团的体制和戏曲艺术形式都出现了某些不适应的情况，于是从领导到热爱戏曲的群众又喊出了“振兴戏曲”口号，所以新时期的十几年又是为克服“危机”振兴戏曲的奋斗过程。戏曲艺术的这种状况为戏曲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这十几年关于戏曲现状的研究和探讨是很活跃的。另一方面，在党中央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思想的指导下，戏曲理论界也更自觉地进行了自身的建设。《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等宏伟的系统工程的进行，《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当代中国戏曲》等国家重点项目的完成，以及各地许多理论专著的出版都标明戏剧理论建设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戏曲理论研究的这两方面的进展在《戏曲研究》丛刊上都有所反映。

针对戏曲现状中的突出问题，刊物组织了多次座谈会与笔谈。如“知识分子与戏剧”的座谈会，改革开放与戏曲走向研讨会。关于历史创作、现代化创作和传统剧目、古典名著的改编等专题讨论，从全国戏曲观摩会演的剧目探讨创作中的得失，从当代知名戏曲作家的创作历程中总结经验教训，等等，许多文章在实践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些文章把具体的艺术创作经验上升到美学和戏剧体系的高度，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有些老作家、艺术家以切身的体验总结了诸如唱念安排、锣鼓运用等具体技巧。受到青年创作者的欢迎。

丛刊发表了本院研究生、进修班和文化部院团长培训班的论文专辑，为四川、福建、黑龙江、山东的同行发表了专辑，集中展示了这些集体和地区的研究成果。

新时期以来，关于戏曲史的研究开拓了许多新领域。特别是

关于少数民族戏剧的研究和宗教祭祀性戏剧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1984年10月，本刊编辑部与湖南省戏曲研究所首先在湖南祁阳联合召开了目连戏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文集。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在继续深入。对于许多剧种的源流的考察和对戏曲文物的考察与研究，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思路。

刊物重视研究方法的开阔和对姊妹艺术的学习借鉴，请戏曲界外的专家在“我看戏曲”的专栏里发表意见，给人颇多启发。

刊物重视海外戏曲研究成果的介绍。美、法、德、日等国学者关于中国戏曲的见解，海内外学者关于南亚等国和港台地区戏曲活动情况的评述，也都起到了开阔我们的思路的作用。

丛刊不是专著，我们认为它主要应该起的是交流学术研究的作用。这种交流一是发表作者们经过多年积累苦心钻研的成果，体现出学术研究的新水平；二是发表作者们的新的探讨、新的发现、新的观点，有些文章类似“未定稿”，在刊物上发表，征得读者的意见，为以后完成专著做准备。这两方面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前50辑发表了不少这两方面的文章，今后我们也愿意继续提供篇幅，特别欢迎那些虽然不一定成熟、却是有创见、有生气的文章。

三

在我们编辑第50辑的时候，回顾已往，展望未来，一方面感到责任很重，一方面又为戏曲理论研究、特别是刊物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感到忧虑。

我们并不认为戏曲理论会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它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既然戏曲艺术是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戏曲理论也应有自己的位置。如前所述，新时期以来，戏曲理论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但是与应该达到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从宏观上讲，关于戏曲表演体系的研究，关于戏曲美学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从微观上讲，戏曲艺术中各种成分的研究，各个剧种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戏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研究，戏曲与外国戏剧及姊妹艺术的比较研究等等，都有待深入和系统化。当然还应该包括戏曲实践探索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需要理论予以解答。为了完成理论研究的任务，首先需要充分发挥现有理论研究队伍的力量，并要不断发展壮大这支队伍。在这项事业中，我们的刊物负有责无旁贷的使命。

但要完成这项使命，又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戏曲艺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走过漫长的路程，戏曲理论研究在经济体制的变换中更觉困惑。理论产生于实践，并最终服务于实践，但做为基础理论，特别是传统艺术的基础理论很难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象《戏曲研究》这样的刊物，就目前情况看，很难达到“不赔本”的发行量。它的生存，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经济支持。

圣人云：五十而知天命。伴随《戏曲研究》度过五十大寿的我们，对使命之“命”有了更多的自觉，但对命运之“命”还很难自己掌握。对于如何办好刊物，我们也有一些想法，我们将努力使它更贴近现实，提高学术水平，内容更充实，版面更新颖，对戏曲事业的发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是首先要获得经济上的支持使它得以生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天”即社会各方面为它创造的条件。我们衷心希望皇天佑我，衷心祝愿《戏曲研究》健康长寿！

学科建设及其它

余 从

《戏曲研究》自1980年复刊后，已出版至50期了。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庆贺的事。

作为全国性的、在海内外有相当影响的戏曲研究学术丛刊，自复刊以来就成为学者、专家和本刊编辑者们共同辛勤耕耘的一块园地。栽培研究之花，结出学术之果，奉献给广大读者。尤其是从事戏剧理论如戏剧创作的朋友们，领略个中滋味，得到会心的交流、理解与帮助。把新的启示与顿悟，融注入新的创作与理论成就之中。无疑，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有这样一个丛刊和没有这样一个丛刊是大不一样的。

对中国艺术研究戏曲研究所来说，《戏曲研究》是个广为结交朋友，进行学术成果与讯息交流的“窗口”，它与戏曲学学科的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至关重要，不容忽视和缺少的。在纪念《戏曲研究》出版50期之际，通过这个“窗口”，向领导、专家学者及爱护戏曲科研事业的朋友们，说说戏曲研究所及其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和问题，从心底里想争取到更多的关心与帮助。

一 戏曲研究所是建设 戏曲学学科的基地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是我国政府设立的研究民族戏

曲艺术的事业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建设戏曲学学科的基地。其性质，是很明确的。

我和王安魁、刘沪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建院以来的第三届所领导班子。第一届的所领导，有所长郭汉城，副校长马远、俞琳、余从、陈义敏；而二届的所领导，有所长苏国荣，副校长余从、廖奔，他们为所与学科的建设作出过许多成绩。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有两条极其重要的原因。一条是从其前身中国戏曲研究院承传下来的，以张庚同志为代表的建设戏曲学学科的指导思想；一条是包括戏曲研究院时期在内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和所有资料、行政人员的奉献。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没有大家的奉献，研究基地和学科建设就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绩，也就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科学的指导思想，指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属于宏观范畴，它具有指导科研实践的意义。所说的奉献，是指大家不计清贫，为戏曲研究作出的业绩。在商业大潮冲击的现实面前，这种不计清贫为事业奋斗的选择，尤为珍贵。指导思想是灵魂，奉献精神是动力，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还要再走下去。那么研究所的基本状况是怎样的呢？先讲五个特点：

（一）历史较久。从1951年4月文化部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至1973年，为戏曲研究院时期。这其间还包括了由1959年至1962年改为中国戏曲学院，又恢复为研究院的三年。1973年戏曲研究院的绝大多数科研、行政人员及全部资料、财产归属于艺术研究机构，直至1980年文化部建立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下属的戏曲研究所。机构缩小了，任务没有变，到今年已经历了43年。就是不算“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有33年了。可以说历史较久。应该说基地与学科的建设，已经有了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几代人遵循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走的是一条与戏曲改革相结合的道路。

路。这是时代、人民、国家的需要。它不同于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的“书斋里的研究”，把戏曲科研建设视为时代与人民群众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基地本身就是在戏曲改革中建立、发展起来的。科研宗旨、目的十分明确。时至今日，学科的基本构架已初具规模，史、论与现状研究的成果已初见成效，资料的积累也已比较丰富。我们珍惜这一切，并有信心坚持、发展这个学科。

(二)人员较多。自艺术研究院建院以来，戏曲研究所集中了相当一批专家，又陆续培养出一批专家，初步形成了老、中、青科研人员的层次结构。戏曲各专业分支学科的人材也比较齐全。老、中年专家根底扎实，学有所成，对史、论基础研究建树颇多，又热衷于剧目和舞台艺术革新现状的评论，在国内外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青年专家能勤奋钻研，勇于开拓，其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也有不少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科研人员是宝贵的财富，是建设戏曲学学科的动力。但是，近几年，实行“一刀切”的离退休制度，并且制度本身没有考虑到艺术科研人员的实际状况。因此高级的、在科研上有积累有成就的研究人员被“一刀切”，造成人材使用上的不利条件。同时也使积极因素化为消极因素，影响了智力资源的开发。所里也出现人员缩减的情况，由建院初的90余人，递减到今年的60人。如何解决这种问题，也非院、所能力所及。由于老专家的离退，又加有些年青科研人员出国深造或另谋职业，专业人员短缺的现象也很令人担心。

(三)专业较全。戏曲研究有不同的专业门类，这也就是戏曲学学科的各个分支学科，如戏曲历史、戏曲理论、戏曲美学、戏曲音乐、戏曲表演、戏曲导演、戏曲舞台美术、戏曲文物文献、戏曲声腔剧种、戏曲现状、戏曲资料，以及少数民族戏曲等。各方面人材都应该有，各方面的相应建制也应该有，而研究者